

回家

■ 王娟萍

一眨眼,我到上海已经二十余年了,但一到腊月,“回家”的念头还是像读大学时一样在心里蠢蠢欲动,虽然家乡也就是开车两个小时的路程。

记得刚来上海的时候,最快的只有一辆T字头,四个小时从家乡到上海,下午2:00左右出发,傍晚6:00左右到新客站。剩余就是绿皮车,从上海回家,半夜十一点多出发,凌晨四五点到,或者凌晨四点多出发,总之时间都不太好;从家到上海的话就是从早晨七点多到下午三四点,路上要花大半天的时间,但我妈妈说,比她年轻时候到上海来坐的“篷车”可是快了一半了。

那时候车次少,票子难买,而绿皮车可以买学生票,所以为了省

钱几乎每次都是买绿皮车。寒暑假还好,黄金周车票更紧张,要到处奔波排长队,同学们互相打听哪个代售点票多,就骑着自行车赶过去买。去得最多的自然是五角场,好像四平路有一家,印象中最远还去过汶水路,一个叫海虹宾馆的代售点。总之只要能买到票就很开心了,哪怕是站票也很满足。有一次实在买不到票,刚好我的一位堂哥哥到上海来出差,我问他能不能帮我买到火车票,他最后请朋友帮我买了去杭州的火车票,从杭州再转汽车回家。也有少数几次直接买汽车票的,但是贵很多,又不能买学生票,所以很少买。

虽然每次买票回家都要“历经艰辛”,但确实也留下许多特别的记忆。大学的第一个国庆节,我和

大学校友、高中同班同学徐晓燕一起回家,由于到家乡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多,我家在郊区,也没有公交车可以到,我计划下了车先到同学家里休息到天亮才回家。谁知道一出站,看到爸爸憨厚地笑着站在门口等我,我当时眼泪差点掉下来。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始终在我眼前。还有一次,暑假我最后一个从寝室离开,为了赶早班火车,凌晨三点多钟听到闹钟,急着从上铺爬下来,结果不慎摔了一跤,腿上一大片乌青,疼得龇牙咧嘴,顾不上揉一揉,麻溜地收拾收拾出门去坐公交车赶去新客站。回到家里,我把乌青给爸爸妈妈看,用家乡莲花落里的一句唱词调侃自己:“要回娘家不容易!”

相对而言,从上海上下火车都

方便很多,因为上海是终(起)点站,停靠时间充裕。而从家乡出来的时候,每次上车都要抢时间。那时候的绿皮车,过道里都站着很多乘客,特别是遇到国庆、五一这种更加考验人。但我每次都能瞅准列车停靠的位置,冲到最前面上车,为此,我妈妈还多次夸过我呢!

后来参加工作了,有了动车,车次多了很多,也不用再想着省钱

买学生票了,回家方便多了。再后来有了高铁,一个半小时不到就能回家,虹桥火车站又在我家附近,回家一趟恐怕比坐车到上海郊区还要方便。就是家乡的火车站从市区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从火车站回家反而成了最不方便的一段。好在现在基本都是开车回家了,任何时候,想走就能走,新修的高速公路出口就在我家附近,回家的路真是越来越便当了。

规矩

■ 顾海鹰

过年啦!今年的春节又到了,这又让我想起了大娘和小子。

那是1969年的春节,作为上海市向明中学到安徽淮北插队落户的知青,我是第一次在农村过年。我们一同去的21名知青分散安置在老家乡,我入住的房东大娘姓马,孤身一人领了个儿子,儿子和我年纪相仿,大娘让我喊他“哥哥”。

插队到农村没有多久就是春节过年了,我们知青几乎都留在农村没有回沪过年。

大年初一上午,大娘做了白面馍,炒大白菜,还有一碗肉,一起摆放在低矮的小饭桌上。小饭桌放在堂屋,堂屋的门是开着的,因为堂屋里没有窗户,灶房在堂屋外靠右边。小饭桌边上,正对着大门和左右两边放了3张小板凳。大娘热情地邀请我入座。我一看正对大门的位置亮堂,也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在上面。等大娘拿着3个碗3双筷子从外面灶房进来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先是一愣,然后脸色也变了,勉强笑笑就在我的右手边落座了,这时“哥哥”才靠着我的左边坐下。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拿起一个馍就啃起来。“来,吃点肉!”大娘夹起一块白白的厚厚的肥肉放进我的碗中。“哎呀,我不吃肥肉的。”我拒绝着把肥肉送回菜碗。这时,我看到大娘第二次变脸色,吓得赶紧低头把那个馍吃完后离开了饭桌。

事后,我把这些告诉了“插队插姐”,他们有的是高三生,有的虽然也和我一样是初中生,但是都比我年长。听了我的描述,插队插姐们开始数落我的不是。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按照规矩,主人中的长辈是应该坐在面朝南的主位上,

小辈或者客人要等长辈落座后才能坐下;长辈举筷,大家才能开吃。因为当地只有过年才会摆上大肉,以越肥厚的猪肉招待客人越是真诚地待客。

不用说,刚过16岁生日的我起码坏了两个规矩,大娘两次强忍了不悦!好在我后来以勤快、嘴甜博得了大娘的原谅,她一定要认我当干闺女,这是后话。

再说说小子的故事。1986年春节,我在部队医院当政治协理员兼外科党支部书记。年三十的晚上,护士长急急地对我说,年初一轮到值班的卫生员小子不肯上班,怎么劝说都不行。为了了解情况,我找到了小子。来自河南农村的小子是部队外聘的地方勤杂人员,当时只有20岁,是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姑娘儿。

见我问到不上班的缘由时,小子扬起头理直气壮地说:“按照我

们当地的规矩,过年是不能扫地的,会把财运扫光的,特别是大年初一,更不能打扫卫生!”弄清了原委,我想一时半会是可能说服小子了,临时也找不到替班的工勤人员,那么我自己干吧!

大年初一,我起了个大早,从部队生活区赶到病区,拿起水桶和扫把,开始打扫病房走廊、厕所的卫生。就在我干得满头大汗时,听到身后有小于的声音:“协理员,对不住啊!”转身回望,小于低着头,两手使劲地绞着前衣襟。“没有关系,我想试试看,我的财运会不会被自己扫掉。”我理解小于的内疚……

光阴荏苒,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关于大娘关于小子发生在春节的故事依然是那么栩栩如生地留存在我的脑海,每当春节的时候都会想起她们,我懂得了规矩,挑战了规矩,但是好像没有扫掉财运哈!

桂花苑

刊头书法 庆杰



“猪”事胜意(剪纸)

孙继海

五、“后宿舍”时代的开始

不过心碎是短暂的,再大的心碎也拦不住我此刻内心的小喜悦。想着立刻、马上、biu的一下,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我就要有自己的5平方米,虽然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寄人篱下,但对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尤其是和我那几个签了公司还得为租房发愁的同学比较之后,这捉襟见肘的5平方米在当时足以激起我对单位的爱与颂。

当我把两个行李箱里的东西各归各位之后,我才有时间仔细打量这个也许在未来若干年内都要为我遮风挡雨的宿舍。

厨房很大,厨具一应俱全,虽然我认为我是铁定不会自己动手烧饭的;客厅很大,虽然我认为除了聚众打牌之外没什么实际作用;阳台很大,足够晒四个人的衣服,虽然我认为我们不会四个人约好一起晒衣服;但这套房子唯一的也是致命的缺点就是,除了厨房、客厅和阳台,其他哪儿都小,很小。

不过无论如何,总算是落下脚了。鉴于其他人还没搬来,我决定一个人出去逛逛,顺便吃顿好的,以此来宣告“后宿舍”时代的开始。

下得楼来,抬眼又看见大门口那几个金闪闪的大字——青领花园。这个名字让我从看它第一眼就一直纠结到现在,“青领”究竟是青年领袖的意思,还是暗示住在这里的人是金领白领蓝领灰领之外的另一个阶层?开发商们可真是创意无限让人费思量啊。

“Hey,你在想什么呢?”有声音说。

难道是跟在我说话?我在上海没什么熟人啊,而且姑娘我刚收拾完东西,灰头土脸的,也不至于被搭理吧?这样想着,循声望去,一个不认识的男生正在朝我笑。

没等我开口,他又说:“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刚一起报道的啊,我林天涯,住2楼。”

“哦,原来是你啊,真不好意思,我这人眼比较拙,记性也不好,你别介意啊。”我忙说,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你又不是帅哥,凭啥要别人对你过目不忘?

“你真不记得我啦,咱俩前晚上还见过。”林天涯没有要走的意思,继续说道。

“是吗?”

“前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天主堂前坐着?”

“是啊,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还问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你还记得吗?那个人就是人啊。”

“不会吧,这么巧?这么偶像剧?那天我差点把你当成送快递的了。”我娘常常叹息,她这个女儿身上有股邪气,而物以类聚,所以老是会招到一些旁人八辈子也遇不到的邪门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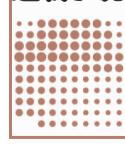
“哈哈。”林天涯爆发出铜铃般的笑声,“怪不得你不怎么爱搭理我呢。不过我可是一片好心,你知道吗,我当时可被你吓到了……”

根据林天涯的说法,当时我从一头乱发中抬起头来,眼神是那么哀伤而凄厉,他还以为我出了天大的事情,于是起了英雄救美之意,未曾想我只是轻描淡写那么一句“我没事”,不容置疑地把他给打发了。

可我看着林天涯一开一合的两片嘴唇,始终不能把眼前的这位少年和那晚那个疑似快递人员叠合在一起。

连载小说

LIAN ZAI XIAO SHUO



匆匆

■ 叶一舟

